

大道

融媒报道
人文大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吴德玉 周彬

“我握住了语言的盐，犹如触电。”
“当词语的巨石穿过针孔的时候，针孔的
脊柱会发出光的声音。”

诗人的气质、诗歌的风格有许多种
类型。诗人吉狄马加其人其诗，都显示
出壮阔、凝练、高效的风范。

“我姓吉狄，名马加，全名是吉狄·略
且·马加拉格，简称吉狄马加。”1961年，
吉狄马加出生于凉山州昭觉县。川西南
的高山峡谷里，森林密布，江河日夜奔腾，
壮阔的大自然也悄然融铸进他的血液中。

“如果没有大凉山，就不会有我这个
诗人。”吉狄马加说。

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
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在成
都采访了吉狄马加。两个多小时的对话
中，他展现了对文学、诗歌的高度敏感和
思考度。

1

一本没封面的诗集 打开了他的理想之窗

1977年的一天下午，16岁的吉狄马
加放学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刚
得到的一本普希金诗集。这本书被很多
人传抄，到吉狄马加手上时，已经没了封
面，但就是这本没封面的诗集，为他打开
了一扇理想之窗。“读完这本诗集，我就
立志要当一个诗人。可以这样说，是这
本诗集改变了我的命运，诗成为实现我
梦想的重要途径。”他说。

1978年，17岁的吉狄马加考进西南
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
专业，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在校
期间，他的散文《火把的性格》发表在四
川日报上。他在《星星》诗刊发表的《太
阳 我捡拾了一枚太阳》和组诗《童年的
梦》等，引起了老一辈诗人孙静轩、流沙
河等人的关注。

1981年，吉狄马加的散文《木叶声
声》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卷。1982
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大凉山，在《凉山
文学》杂志担任编辑工作，1985年到《星
星》诗刊工作，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全
国第二届民族文学奖诗歌一等奖。

1985年，吉狄马加出版了首部诗集
《初恋的歌》，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
（1985—1986）新诗（诗集）奖（这一奖项后
来演变为鲁迅文学奖）。

此后几十年里，吉狄马加的艺术视
野逐渐越过故乡的丛山林山岗，跨越全国
乃至面向世界，成了一个评论家眼里具
有“世界诗歌”意识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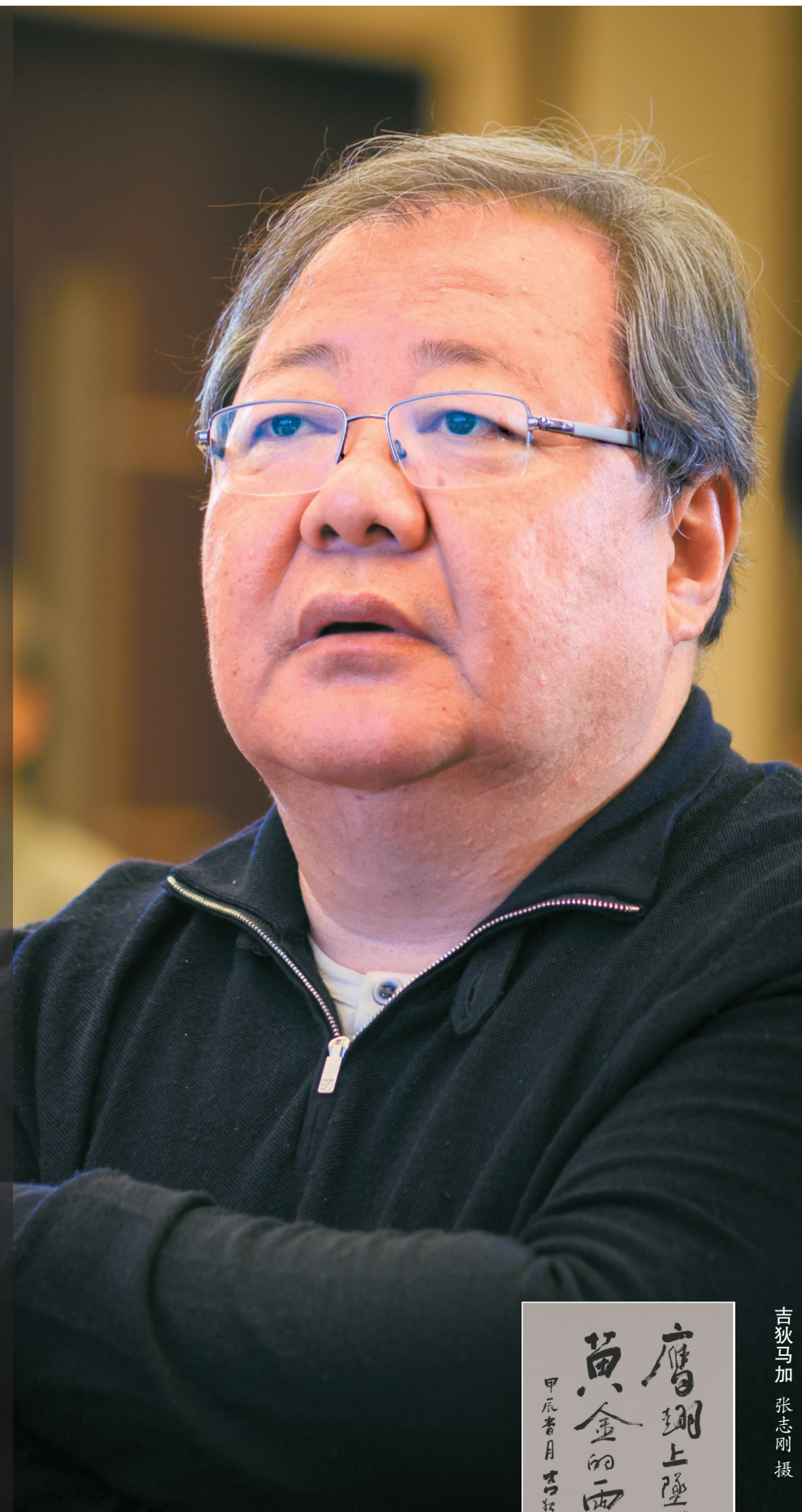
近些年来，吉狄马加在长诗领域用
力甚深，创作的长诗《我，雪豹……》《不
朽者》《献给妈妈的二十首十四行诗》《应
许之地》《裂开的星球》等作品，都备受诗
坛瞩目。这些作品题材宏大，涉及很多
重大主题，如生态环境、人类伦理、传统
文化发展等。

诗人

吉狄马加

诗人不是职业

不能靠「出卖语言的珍珠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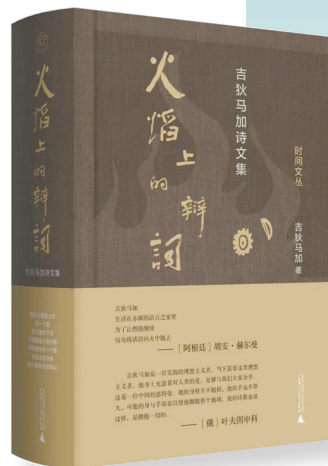


吉狄马加 张志刚摄

吉狄马加，彝族，1961
年出生于凉山州昭觉县，著
有诗集《鹰翅与太阳》《火
焰与词语》《我，雪豹……》
《吉狄马加的诗》《大河》
等。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
届新诗（诗集）奖、庄重文
文学奖、肖洛霍夫文学纪念
奖、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
奖等奖项。曾创办青海湖
国际诗歌节、青海国际诗
人帐篷圆桌会议及成都国
际诗歌周等。

人物简介

受访者供图
吉狄马加出版的诗集。



2 诗歌是迈向明天“最乐观的理由”

“诗人！光明的祭司，黑暗的对
手/没有生，也没有死，只有太阳
的/光束，在时间反面的背后/
把你的额头，染成河流之上/沉
默的金黄。你的车轮旋转……”
如果你听到吉狄马加在台上朗诵
自己的诗歌《谁也不能高过你的
头颅——献给屈原》，嗓音洪亮，
神情专注，只用不多的词句，就
能把诗的气息传向远方。在场聆
听的人很难不被他的激情所感染。

吉狄马加对诗歌的作用和力量
有高度的信任。他认为，诗歌能
帮助人类发展辨别出正确的方
向，找到通往人类精神故乡的回
归之路。他相信，诗歌是人类迈
向明天“最乐观的理由”。他很喜
欢捷克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
特的一句诗：“要知道摇篮的吱
吱声和朴素的摇篮曲，还有蜜蜂
和蜂房，要远远胜过刺刀和枪
弹。”

在一次国际诗歌交流活动的致
辞中，吉狄马加深情地说：“朋
友们，我们相聚在这里，只有一个
目的，那就是诗歌依然在我们的
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可被替代的
作用，诗歌仍然是这个世界不同
文明、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进行交流的最有效的方式，
正是因为诗歌的存在和延续，我
们彼此的心灵才能如此亲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吉狄马加
说：“诗人间的诗歌交流，不是
一般的交流。诗人之间通过诗歌
的交流，是一颗心与另一颗心最
近、最直接的交流，像闪电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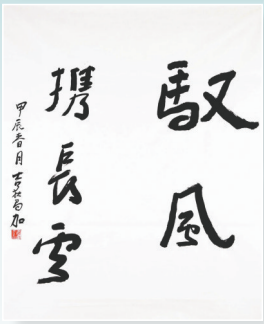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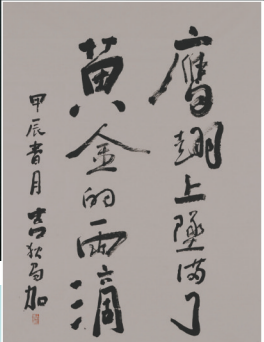
3 用传统书法书写现代诗

诗人不是一个职业，它的表现
触角往往不受限。除了文字形式
的诗外，吉狄马加的艺术能量也
开始以更多元的方式呈现。

6月13日上午，“线条与哲思
重构的自由：吉狄马加的另一个
世界”展览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
馆开幕。展览展出吉狄马加近年
来创作的巨幅书法作品两件、对
联36副、绘画作品43件，共计81
件作品。该展作为吉狄马加涵盖
诗歌、书法、绘画的综合艺术展，
向观众整体展示了其作为诗人和
艺术家的创作形态和艺术理念。活
动现场，吉狄马加说，成都杜甫
草堂博物馆是中国诗歌的高地，于
自己而言更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我这次到这里来，正如成都杜
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所言，是
向杜甫‘交作业’来了，也是给所
有前辈、同行们作一次汇报。”
他说。

而在近一个月前，5月18日，
“简约去繁，拙朴归一：吉狄马
加诗书画展”在上海朵云轩4楼
展厅开展，这是吉狄马加首个囊
括诗歌、书法、绘画的综合艺术
展。开幕式上，诗人欧阳江河、
书法家刘正成、油画家朱春林、
当代艺术家方力钧、冷冰川等来
自作家圈、书法圈、绘画界的众
多资深人士到场，并对吉狄马加
的艺术创作给予深入阐释和好评。
艺术家丁绍光、周春芽、董小庄
、作曲



受访者供图
吉狄马加的书法作品。

在我看来，国家与国家、民族与
民族、人与人之间交流，通过诗
歌是最有效、最迅速的，它可以
瞬间抵达彼此的心灵。可以说，
诗歌是人类进行交流的重要使
者。”

诗歌具有强大的力量，但诗人
这个头衔是纯粹的。

吉狄马加在一首诗中这样表
达他对“诗人”的认知和思考：“
诗歌，或许就是最古老的艺术/
伴随人类的时光已经十分久远/
哦，诗人，并不是一个职业/因
为他不能在生命与火焰之间/依
靠出卖语言的珍珠糊口。”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器人诗
篇，触发全世界诗人的警惕和思
考，但吉狄马加对诗人有充分的
自信，“在这个智能技术正在开
始/并逐渐支配人类生活的时代/
据说机器人的诗歌在不久/将会
替代今天所有的诗人/不，我不
这样看！这似乎太武断/诗人之
所以还能存活到现在/那是因为
他的诗来自灵魂/每一句都是生
命呼吸的搏动/更不是通过程序
伪造的情感……”但他也有自己
的忧患，“然而，诗人，我并不
惧怕机器人/但是我担心，真的
有那么一天/当我们面对暴力、
邪恶和不公平/却只能报以沉
默，没有发出声音/对那些遭遇
战争、灾难、不幸的人们/没有
应有的同情并伸出宝贵的援手/
再也不能将正义和爱情的诗句/
从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呼之欲出/
而我们，都成了机器人……”

对话

“故乡是我写作的血脉，从童年到少年时代，诗歌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我整日里在彝族浓厚的诗歌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诗歌浸润了我的灵魂和思想，弥漫在我的意识深处。我的血液中流淌着诗歌的因子，诗歌早已浸透于我的血脉。”

2024年夏天，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采访了诗人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AI做不到“人诗互证”

你永远要为你的内心、灵魂写作

记者：能看得出您有强大的阅读能力，您平时阅读有什么好方法？关于更好地阅读，您有怎样的建议？

吉狄马加：我的建议是，进行系统阅读、经典阅读、深度阅读。现在网络提供的多是碎片化资料、信息，难以构成系统的知识。正因如此，系统的、深度地阅读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人不能使自己的思想高度真正提高，取决于此。当然，人一生的时间是有限的，面对浩如烟海的好作品，也做不到全部系统、深度阅读，所以还是要有所选择。这种选择可以根据你的爱好、关切等情况，进行量体裁衣，因人而异。一个人愿意读什么书、爱读什么书，都和他当下正在思考、关切的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个书单，我都会先问对方，你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毕竟每一个人的关切、认知都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喜欢阅读的是关于族群迁徙过程中的历史文化记忆，以及如何更好保护这个领域类的书籍。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诗歌篇幅相对较小，比较适合新媒体传播。确实现在有很多诗在网上被广为流传、阅读。您如何看待媒介和诗歌的关系？

吉狄马加：有一些诗歌的确比较适合在新媒体上传播，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我有一个观点：诗人在创作时，不要刻意去适应媒介的传播便利。也就是说，诗人在写诗时，绝对不要想这首诗是为新媒体写的。总之，我觉得诗人的写作，永远不要以外面的某种标准为标准，不要受诗歌之外的因素影响，你永远要为自己的内心、灵魂写作。

AI可以制造新鲜的句子但没有生命

记者：您如何看待AI写诗？事实上，的确有AI已出了实体书诗集。关于这个话题，似乎每个诗人都会被问到。比如，将来AI写诗会不会超过人类，对此您是如何思考的？

吉狄马加：有人说，诗歌可能是AI最后攻破的堡垒。我不相信这个堡垒会被攻破。我也不认为，未来人类诗人会被AI代替。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还写诗，人类就不会只满足于机器写的诗。原因在于，诗歌存在一个特质——人诗互证、人诗合一。也就是说，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诗歌经典，人们在阅读它时，很少只是看文本，而是将文本与作者的生命经验、生活背景联系在一起阅读。一个诗人写的好作品，往往是他个体生命中发生的某个瞬间，或者是他的生命感受到的东西。比如苏东坡写给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我们读这样的句子，之所以感动，前提是先了解到苏东坡和妻子的感情故事。我们读普希金对



吉狄马加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周彬摄

大海的礼赞，如果不了解他当时在沙皇统治下的处境，也很难充分理解他在诗歌中表达的那种对自由的渴望。AI可以利用人类以前的普遍经验材料进行写作，但它无法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时刻。它可以制造一些新鲜的句子，但那只是没有生命的血肉、没有个体的灵魂。

记者：故乡与您的诗歌关系密切。在您的作品中，大凉山的人文地理，有非常充分的体现。您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诗人。请您谈谈，在大凉山所受的家庭、文化熏陶，怎么把您推向诗歌这个领域的？

吉狄马加：海德格尔说，诗人的职责就是返乡。当然这里的“返乡”，并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返回故乡，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返乡，回到一个精神源头。其实，一个人要从地理上回到故乡的绝对源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民族生存地是在不断迁徙的。作为诗人，我所处的民族史诗，在文学上养育了我。因为一个诗人的成长，首先来源于他生长的那片土地，是不可能和他的传统割裂的。我早期写的抒情诗，实际上都跟我生活的本民族文化有很大关系。我的写作深受彝族民谣、民歌影响，群山就像我们的父亲，穿越这些群山河谷的河流，就是我们的母亲。我的诗歌就是在进行一种很隐秘的对话和交流。与此同时，我的写作还受从屈原到唐宋词为代表的汉语古典诗歌的深深滋润。此外，我还阅读了大量翻译的外文诗歌。对我产生直接影响的，大多是全世界亚文化地带的诗人，比如聂鲁达、洛尔迦、桑戈尔、希克梅特等。总体来说，一个有志向的诗人，必须有广阔的眼光，要有世界意识、人类意识。他的阅读必然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超越了国界。他要用人类所有的伟大文明积累，来武装自己、培养自己。